

诗旅奉化

物候

高鹏程

长久地盯在一处:一株梅树,一小片田地,一个小水潭。

你发现,第一粒梅朵的爆出,比旧年迟了三天。

而同一个水潭,水位比去年同期升高了7毫米。

在同样大小的一块田地里,数出的草木比去年少了五种。

同一棵枝桠上,一只鸦巢,去年还传出鸦叫,今年像一幕哑剧。

连日来的电影院内外,人们都在关心流浪的地球

但没有人注意这些,这些迟到的,消失的微小

也许明年,这块地方梅花还会开,草也会长出来,潭水还会漫过堤岸,但那枚废墟般的鸟巢里会继续发黑,像一只眼珠

它会看到,去年站在树下不远处看它的人已经消失不见。

诗外音

这一期的诗旅我想接着一期的话题继续谈一首诗。这也是我在去年冬天自我“隔离”期间写下的一首短诗。

蜗居在那个小山村里,除了每天坚持读书,保持安静思考之外,偶尔我也感到无聊。就像眼下很多隔离在家的朋友想出来打发无聊的办法,有人绕着客厅餐厅阳台卧室循环半日游,有人用瓜子壳粘小动物玩,有人把家里的大米数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的选择是去蜗居的山村周围散步。

山村不大,也无多少风景可言。我就把有限的几棵树、一小块荒废的田野、一个小水潭翻来覆去地看。但如果稍加留心,还真能从熟视无睹的地方看出一些问题来。

你是车站领航的星
人手不够时,你是安检员
查体温填表格样样精通
消杀防疫时,你是消毒员
不畏脏累强如螺丝钉
不惧病毒的骚扰
你用奉献描绘七彩的虹
穿上红马甲的那一刻
用真心奉献社会不辱使命
用真情温暖人心不慕虚名
风雪中,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
陈亚青

让人念念不忘的是“春”字,这种恋春之情在冬天尤其为甚。当冬天还是咄咄逼人,草木枯萎凋零,百虫蛰伏冬眠,人们翻箱倒柜,找出冬衣堆里最厚实的棉衣,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,但寒冷仍无孔不入,心里想念的是春天的温暖。

当蜗居在家,坐在灶台前拨火添柴,炖一盆热气腾腾的羊肉,煮一锅香喷喷的萝卜牛肉,盛一碗浓郁的酒酿圆子汤,吃一筷咸浸浸的酒糟三黄鸡,呷一口烫嘴的米酒,续秋贴膘。那些记忆里的味道,总是百吃不厌,嘴里嚼着,心里却得陇望蜀,想念着再加一碗春天里的美味。

冬季以抛撒漫天飞舞的雪花,开放傲霜斗雪的梅花,向人们炫耀着魄力与非凡,征服广袤大地。威慑生命的力量,柔弱得甘拜下风,人也噤若寒蝉,殊不知冬天已是色厉内荏,凄美的绝唱缺乏持续的底气,听听人们口中的念叨,“春节还有一个月”“还有20天”“还有……”倒着计时的口吻,把“春”字挂在了嘴边。掐指巴望的要数孩子们最起劲。放假了,他们像一匹没套笼头的马,被



这个小山村,之前我来过几次,诗中提到的几种有限的物候都是我熟悉的。在最无聊的时候,我曾经把门前的一小块荒地划出了大约一平方米来,数里面包含了多少种植物。一数还真吓了一跳,区区一平方米,里面居然有40多种我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植物。

但仅仅隔了一年,同样的一小块地里,植物的数量就比去年少了5种。当然这些都是有一年生的草木,依靠种子繁衍,它们的后代早已在别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,在原来的地方消失应该很正常。

但毕竟,在有限的空间里,很多事物发生了变化。很多事物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、看不见的速度在变化、在增加、在消失。

我记得门前的一棵苦楝树,有一只鸦巢。去年我还似乎听到过从

里面传出的聒噪,但现在,整个冬天过去,里面没有任何响动。它已经成了一个大自然中的哑剧剧场,一个时间中的遗址。

我写下上面这些,是以我观物,看到的是我眼中大自然细微的变化。但我知道,这样的观察是有很局限的。事实上,大自然中,有更多的事物,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。有些是以我们已知的方式,更多的,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。它们也许毫无规律可言,也许,遵循着一种神秘的规律,而我们有意无意中成了这种规律的破坏者。

我想我必须学会自省。作为这个星球上一种和其他物种平等的普通物种。如果我们真的有高于其他物种的地方,那就是我们具备了一种自省的能力,意识到自身的原罪。正如诗人太解写到的:

有两种暗物质比原罪古老:

退到体外的身影
藏在体内的灵魂
还有一些轻物质同样古老;
呼吸 语言 目光 梦……

就像我写到的那只鸦巢。在持续盯着它看了很久之后,我忽然发现,它也在盯着我,黑色的眼球,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忽然意识到,它正是万物窥视我们的一只眼睛。在我们盯着大自然的同时,它同样也在盯着我们,盯着人类——这个星球上的一种傲慢、无知和自以为是的物种。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警醒,并为此做出改变,也许下一个消失的,就是我们。

上次有关《早春札记》的诗旅发出后,有朋友问我蜗居的小山村在哪里,我的回答是,事实上它可以是任何一座小山村,可能在奉化或者别处某地,也可能就在你心里。

故乡的馄饨

陈峰

吆喝声掀开了村庄的寂寞。

吆喝什么?是兑糖客人的吆喝么,不像。是卖泥螺蟹酱的吆喝么,也不像。这口音奇奇怪怪,超出了小孩子的想像,叽哩呱啦,肯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

大人在一旁说,在吆喝馄饨呢,那是温州人,说的是“温话”。大人瞪一眼小孩,板起脸警告:别靠近担子,吃了这馄饨,读书浑沌沌。远远地望见摊主坐在小凳子上,一格格抽屉抽进抽出,忙碌着。孩子们望着,不甘心,吸一口空气解解馋,一股子香气钻进鼻腔,好闻极了,这香从何来,谁都知道。

不管了,不管了,去看看,到底是什么让人浑沌沌。我迈着小步子围过去,想看个究竟。担贩落手快得跟变戏法似的,还没等我看清楚,粉团团已盛在碗中,既清且醇香的汤,泛着油花,撒上碧绿葱花,映着鲜红肉馅。

粉团团里面还有肉,原来这就叫馄饨,清清爽爽的馄饨哪里浑沌沌了。吃不到就说葡萄酸,大人的脑瓜子尽是些唬人的东西。

等我上小学三年级,村里有了馄饨铺。上学路过时,我会站在摊前看一会,只见师傅用单根筷子拨一点肉馅往薄如蝉翼的馄饨皮上一抹,左手顺势一捏,往木格子一扔,馄饨便柔顺地躺在那里,一只接一只,一排又一排……我呆呆地看着,心想这师傅如果学武功,肯定是个武林高手。馄饨就是暗器,裹上铁弹,往人身上一掷,谁也不想。

彼时的早餐一般是在家吃泡饭,三分一只大饼,偶而为之,更别提馄饨,要一角三分一碗呢。但也有例外,比如生病。所以我暗中期盼生病,故意把衣服脱了,故意在冬天喝点冷水。终于,感冒虚张声势地来了,只一点点的头晕脑胀。没关系,我吞下一口热茶,装成浑身无力的样子,要求父亲带我去医务室量热度。

父亲终于开口:去吃碗馄饨开开胃吧。等的就是这句话啊!

走到馄饨铺子,迫不及待跟师傅说,要一碗馄饨,声音响亮得丝毫不出生病的样子。师傅应声“好嘞”,开始包馄饨。这次我看得真切了,左手皮子,右手竹签,挑一点点肉糜,贴在皮子上,几根手指一拢即合,扔一旁,如此反复。馄饨之间撒了面粉,互不搭界,相安无事。下锅,水沸,看到馄饨鲜红的馅心一面朝上浮起,便熟了。一碗汤波荡漾的小馄饨端上来,香喷喷的。用调羹轻轻搅动,片片羽衣裹着一团团红,上下沉浮飘摇,星星葱花如柳眼初舒。舀起一个吹吹,轻轻嘬一口,滑进嘴里,满口的汁水,柔软滑嫩,透骨鲜香。

后来父亲带我去县城,见识了剁肉馅的奇妙。师傅双手各执一把刀上下翻飞,剁成肉末,再用一根圆筒状的棒槌敲打,师傅说肉打得越久便越烂越膨胀,打到最后,喷起的肉茸会起丝,竹签一挑馅子便粘在皮子上。偶尔,父亲赏我一碗馄饨,我就想着要细细吃慢慢品,但又总是囫囵吞枣,想着有朝一日赚了钱一次性吃它个两三碗。

直到现在,我才明白,馄饨,皮薄馅小,吃的是情趣,它并不是为吃饱。用小调匙一舀一舀,吹一口汤,碗成了一面湖水,翠绿的葱丝漾漾漾,这是生活的情调。以前哪有闲心追求情调,在求饱的年代,普通人家对馄饨望而却步。

如今,故乡的馄饨尚在,却再也吃不上过去那种精致玲珑,有情有调有烟火味的小馄饨。

深夜,街头转角里,昏黄灯光下,雾气袅绕,一边是馄饨摊,一边是大饼摊,馄饨配大饼。寒风中,人们搓着手,缩着脖子,等一只饼等一碗馄饨,心里暖暖的,然后打着饱嗝,回家。

特殊时期的日常

总是那么及时。

从1月24日起,物业每天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消毒,后来又加上了电梯的按钮,同时,每天有广播反反复复宣传疫情期间的注意事项。社区志愿者上门了两次,一次登记身份证号等信息,另一次来送小区出入证。前天小区群内发了通知,业主可网上预约领口罩,每户限两只,志愿者会送货上门。家里口罩还有几个,我没预约,肯定有比我家更需要的。老家的社区也打来电话,询问我们是否有回去,若回去肯定要登记,居家隔离。女儿班主任让近期出过宁波的家庭在钉钉里填表格,往返日期、地点、交通工具、身体状况等,事无巨细。这两天总在想,防控工作我们已做得如此有序、严密,病毒你还能挺多久?

有人说,隔离期间,正好看看书,我发现自己做不到,我太容易受干扰,心系疫情,控制不住地看微博看公众号看朋友圈看群聊,揪心、压抑、愤怒、感动、悲伤……一颗心仿佛被谁拎着,那个人一会跑一会跳一会扑倒在地,跌宕得好像下一秒就会冲出我的胸腔。和朋友文友们交流,大家都差不多,各自说着保重。而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成了引爆全网情绪的导火索,那一晚,有无数人跟我一样,抱着手机流泪、失眠,我们为它哭,也为自己哭,生而为人,其实是多么无力和脆弱。

每天祈祷疫情赶紧过去,人间能少一点苦痛。当它过去后,不要那么快忘记吧,反思一直是我们所欠缺的。

虞燕

没想到,就这样过上了“捆绑式”隔离生活。捆绑式,即一家几口每天二十四小时腻在一块儿,一过就是十多天,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这种群体生活伴生的持续性喧嚣,让习惯安静的我略感不适应,但想想,让家人在家里添乱总比出去添乱好多了。再想想疫区那些身在水火之中的人们,好些人正经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,我此刻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幸运的。

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手机,看疫情实时动态,看朋友圈里关于疫情的消息,看疫区笔记,也看各地防控疫情硬核操作的段子。偶尔转段子给朋友和几个小群的岁末,是个难忘的时间节点,我饶有兴趣地目睹了一个乡村文化礼堂落成。茆湖街道楼隘村,过去穷乡僻壤,现在花好月圆。宽敞的大礼堂,洋溢着文明、礼仪的气息。锣鼓喧天,宾朋满座,庆祝大会在明亮的礼堂里开场,村里人自己编导自己表演,节目朴实无华,又不失热闹健康。俊俏的西家媳妇东家妹,穿着红袄绿裤,扭腰肢走碎步,把腰鼓敲得“咚咚锵锵”,她们手中的彩带飘飘飞扬,喜气洋洋。小品《年年一个样》情真意切,新农村建设的争先恐后,旗袍秀、京剧、越剧,腔调味儿十足,台上人人入戏入情,台下人前俯后仰地笑。银幕幻灯片如数家珍一般,田园、沟渠、亭台、楼阁、宽敞的水泥路、荒山改成的良田。那一幕幕回放的是建设家乡的苦和乐,村支书担当领头羊,全村人众志成城奔向富裕路,他们是幸福和快乐的人,脸上都盛开着一朵灿烂的春花。

春天一瞥,竟如波澜壮阔的海洋。

春喜在眉梢

课堂霸着的心,终于可以超脱狂狂起来。骑自行车,踏着滑板车,兜兜转转,惊飞四处觅食的鸟雀。一场鹅毛大雪,山河顿失滔滔,无妨,他们用唾手可得的道具,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雪道。大人们觉得索然无味的事情,孩子们可以玩得热火朝天,浑身热血,在嘻嘻脚中沸腾。路旁已响起“咔嚓”之声,抬头仰望,烟花在空中绽开了笑脸。家家户户敞门迎接游子归来,久别重逢,夜半絮语,满屋似春。此刻,团圆就像一缕徐徐的春风,吹在人们的心房里。

硬梆梆的泥土变蓬松,冻结的河面开始冰释,春风、春雨、春雷,人们听到了春讯频频。这是春姑娘在中来的萧瑟风景,因春赋予了浪漫的色彩,浙浙沥沥,丝连珠串,联想意会,妙不可言。朱自清在《春》中写道,“雨是最寻常的,一下就是两三天,可别恼。看,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……”连绵的春雨在他看来,犹如巧妇正在专心细致地针黹井臼。岁月如一本多姿多彩的生活影集,触碰在情感的心弦上,字里行间就像回音壁,与明媚的春天,合奏一曲春天的赞歌,春意在他笔下就这样不断地铺张蔓延。

百闻不如一见,选一个雨后放晴的日子,迈开腿,在乡间的小路上

田埂上慢节拍地一蹦一跳,皮色油绿,它们愣头愣脑,鼓着眼睛想看一看究竟。暖阳把罩在河江上的冰块融化了,河江水汪汪的,水涨河面阔,波光粼粼。鸭子两眼放光,向着河江迈开脚步,“嘎嘎”地招呼同伴落水,逆着顺着,来回游弋在一江春水上。被冬天纠缠一季的人们,舒筋活络,想打滚、想吼吼,纵身一跃,四肢重新柔软如初。春色满园,赶快在希望的田野上,播下春天的种子。

凡人的心情,总是会写在自己的脸上。如春风满面,喜形于色,对春的溺爱,催生了想象丰富的文化内涵,人若笑逐颜开,能与春色媲美。冷雨凉风,晦暗烦闷,昔日忧从中来的萧瑟风景,因春赋予了浪漫的色彩,浙浙沥沥,丝连珠串,联想意会,妙不可言。朱自清在《春》中写道,“雨是最寻常的,一下就是两三天,可别恼。看,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……”连绵的春雨在他看来,犹如巧妇正在专心细致地针黹井臼。岁月如一本多姿多彩的生活影集,触碰在情感的心弦上,字里行间就像回音壁,与明媚的春天,合奏一曲春天的赞歌,春意在他笔下就这样不断地铺张蔓延。

百闻不如一见,选一个雨后放晴的日子,迈开腿,在乡间的小路上

唐晓伟

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风雪中的, 风雪中的,
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献给战“疫”志愿者

唐晓伟

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风雪中的, 风雪中的,
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献给战“疫”志愿者

唐晓伟

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风雪中的, 风雪中的,
你是那朵温暖的红
献给战“疫”志愿者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 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地址: 宁波市奉化区栎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 0574-88571555 88881168